

BOJUE FURENDEMENG HUAN

伯爵夫人的 梦幻



0008904

外国电影小说





伯爵夫人的梦幻

外国电影小说

【二】



伯爵夫人的梦幻

外国电影小说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125印张 2插页 213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180

书号：10173·285 定价：0.90元

目 录

铁面人	(1)
未完成的交响曲	(16)
伯爵夫人的梦幻	(33)
长相思	(53)
朱门孽债	(69)
芳魂钟声	(84)
劫后余生	(101)
大地，你的儿子	(117)
火烧摩天楼	(134)
哑女黑玛	(147)
苦乐恋	(163)
爱丽思再也不住在这里了	(179)
虎胆忠魂	(195)
兴登堡号飞船	(208)
哈利和他的猫	(225)
莫洛博士岛	(239)
双枪独眼龙	(249)
岩手县的红屋顶	(271)

铁 面 人

（美国 官闱历史片）

《铁面人》是法国文豪大仲马继《三剑客》之后的又一部官闱历史小说。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离奇的故事揭露发生在路易十四执政期的一件官闱奇事。这件秘史，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世人的猜疑，引起不少历史家的研究，但是各执异辞，纷纷不一。大仲马以丰富的材料，将这段秘事演绎成一部情节诡奇、惊心动魄的长篇。一九三九年，美国联美影片公司将它搬上银幕（默片时代也曾拍过，片名《续三剑客》），由著名演员路易士·海华一人兼演路易十四和他的孪生兄弟斐利浦。影片放映后，引起观众很大兴趣，产生广泛的影响。

法王路易十四金碧辉煌的龙车，在雄壮的军乐声中驰出

那座壮丽森严的宫门，朝京都一座大教堂行去。今天是国王例行做礼拜的日子，端坐在龙车里的那个国王，与平时的举动不一样，他一会儿注视着巴黎街上的行人，一会儿又好奇地看看自己身上的制服，以及那班簇拥在龙车后面的锦衣卫队，不觉暗自好笑，觉得这真象是在演戏；那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他——斐利浦同其他四个人一起从凯斯考地方，被国王的卫队用铁链锁着带到了巴黎，准备处以绞刑。然而现在，死囚却变成了国王，威严地坐在龙车里，你说稀奇不稀奇！

想起昨天的事，斐利浦仍然余怒未消。他原是个孤儿，从小就没有了父母，是达特安、博苏、亚苏和阿拉米斯四个人仗义把他抚养长大。达特安是个有功于国家的人，早在路易十三当国王时，为了表彰褒奖他的功绩，就把一块叫凯斯考的地方赐给了他，并颁布一道永远免税的命令。昨天，路易十四来到凯斯考时，却任意改变路易十三的旨意，硬要下令恢复征税。年青的斐利浦认为国王不讲道理，也不知这个专制蛮横的国王的厉害，竟敢与他争吵起来，结果，他和他的四个义父一起被逮捕，以犯上之罪押归巴黎处予绞刑。事有凑巧，就在将要行刑的时候，国王的心腹大臣福开来了，他一见斐利浦，就暗暗吃了一惊，原来斐利浦的面貌与当朝国王路易十四长得一模一样，如果让他们两人站在一起，谁也辨认不出真假。他对斐利浦发生了兴趣，连忙向刽子手摆摆手，示意他们停止行刑，当场下令把达特安等四个人监禁起来，然后把斐利浦带去见路易十四。在国王面前，倔强的斐利浦并不理会他的尊严，更加大胆地与他争吵起来。出乎意料之外，路易十四非但没有惩罚他，而且赦了他的死罪，还

要他穿上斗篷制服，打扮成国王到教堂做礼拜。他不知道路易十四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但是眼前自己既然以国王的身份坐在龙车里，就得摆出国王的架势，于是他学着用华贵高雅的姿态，含笑频频地向左右点着头。

使斐利浦感到惊奇的是，他发现大街两旁木然呆立着的巴黎人，脸上都象雕刻般的没有一丝表情。这种特殊的感覺使他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不解地思索着其中的原因。这时，龙车已经折入了一条狭隘的街弄，突然响起了一阵喧嚣，不幸的事情终于象闪电一样迅速地发生了：一群穿着褴褛的汉子，勇猛地从街弄的两侧冲出来，向着全副武装的卫士们发起了进攻，而且嘴里喊着那些怨恨国王的口号。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把斐利浦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望着龙车近旁闪烁着的刀光剑影，心知一场大屠杀已迫在眉睫！尽管他从小就从达特安那里学得一手好剑，但是他丝毫不想杀害自己的民众。他顾不得多加思索，倏地从龙车中跳了出来，拼足全身力气猛吼一声：“停止！”

“这是暗杀！陛下。”卫队长惊慌地上前报告。

“从什么时候起，法国的国王会怕起民众来！”斐利浦没有理会卫队长的报告，并且以更宏亮的吼声，喝住了卫士和民众。

人声杂乱的现场顿时鸦雀无声，一张张枯瘦的、营养不足的、凄苦哀愁的脸，都朝着斐利浦呆呆地望着。斐利浦把宝剑插进了刀鞘，然后朝四周环视一遍，慢慢地走到那位民众的首领面前，嘴角露出一副仁慈的微笑，转过脸去看了看惊惶失措的卫队长。

“队长，你怎么能认错人呢，他并不是一个暗杀的凶犯。你瞧，他有一张非常和善的脸。”说罢，斐利浦又转过脸去看着那个民众首领说：“我的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受伤了吗？我看见你是被人们推到前面来的。”

“我的名字叫杰保罗，陛下。”那首领断续地说。“我并没有受伤。我们的暴动完全是为了饥饿，陛下，那是不能抑制的痛苦。”他边说边跪了下来，在他惨白的双颊上流下了一滴滴悲苦的泪水。

斐利浦把他搀扶起来，他们彼此会心地相互看了看。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决定尽我的力量来补救这件事，杰保罗，法国的国王有时也会有错的。”他和善诚恳地安慰了杰保罗，然后吩咐卫队长：“我们前进吧！”随即他又坐进了那辆龙车。

在继续驰向大教堂的路程里，街头出现了另一种情景，斐利浦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向他欢呼致敬。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使斐利浦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料想路易十四一定有许多间谍，他们一定知道今天有人要刺杀国王，所以路易十四就用他来做他的替死鬼。

教堂里的气氛庄严肃穆，灯光显得有些阴暗。当斐利浦走进大厅的时候，唱诗班正在歌唱神圣的赞美诗。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和公卿等都在两旁分立着，仪式是非常隆重的。斐利浦做出真国王路易那样的姿势，毫无顾忌地大踏步走到了祭坛的中央。

祭坛上，曼柴林主教遇见了他，交给他一支大蜡烛。依

照仪式，他虔诚地跪了下去，这才发现他的身旁正跪着一个漂亮的女人。他抬起头来朝她看看，他不明白，难道国王不能一个人作祷告吗？这时，她的眼睛也在注视着他，而且脸上挂着一丝柔媚的笑容。

事实上，她不过是一个平淡的美人罢了，但是她确是斐利浦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从她的服装看来，她一定是一个很华贵的妇人。她的笑里似乎藏着些骄傲，但又有些近乎妩媚。斐利浦在她目不转睛的注视下，内心不禁震动起来。突然，他觉察了，她是谁？她不是西班牙的公主、奥国的未来女皇曼丽黛莲珊吗！她和路易十四的订婚无疑是西、法两国媾和的政策，她的嫁奁将是全法国人民所最羡慕的珍宝！

斐利浦默默地看着她，不觉心头浮起了许多有关国家和私人的怪念。他知道路易十四对于这位未婚妻是有许多不满的，解除婚约的事也许很快会发生……但是现在，她为什么这样亲热地对着他看呢？而且，还把身体靠近了他，靠得那么近，以致他的鼻子里嗅到了一阵浓烈的香水味。

“陛下，请你原谅我的过去。我刚才听到了一切，巴黎全城都把它传遍了，到今天我才明白你是一个仁厚的国王。”

斐利浦只是淡淡地笑了一笑。“很奇怪，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国王。”

“我是听到你遇到了危险，就赶来的。”她向他耳语。

“但是，为什么？”

曼丽黛莲珊的脸颊上泛起了两朵象桃花般的红晕，但她还是壮着胆回答了斐利浦：

“一个未来的女王，在国王遭难的时候不在旁边，到什么地方去呢？”

“国王，”斐利浦连忙回答，“如果不知道这样一位王后的善意，那简直是一个妖鬼了！”

曼丽黛莲珊从教堂回来之后，心里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她后悔自己过去错怪了国王，应该向他表示歉意，求得国王的谅解和宽恕。于是她独自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居处，到国王的私室去探望他。深宫幽静，曼丽黛莲珊一边走一边在思索着见到国王时要倾吐的心意，以及在这样的时刻国王会对她作出什么样的热情表示？她想着想着，不觉已经到了国王私室的门前，她让侍卫进去通报，没想到国王竟无意接见她，因为此刻他正与他的情妇樊丽夫人在内室寻欢作乐，就这样无礼地把她挡了驾。曼丽黛莲珊蒙受了屈辱，负气回到了自己的房里，决定给西班牙国王的父亲写了封信，建议西班牙与法国断交，并在当天差遣一名信使把信送往西班牙。

晚上，曼丽黛莲珊独自来到皇宫的花园中散步，消除心中的忧郁和不快。她沿着一条小河蹒跚而行，河上碧波荡漾，明月如镜。她走近一座水榭，倚着栏干出神地欣赏那美丽的景色。突然，她隐隐约约听见有脚步声走近，不免有点惊慌起来。

“我正在四处找你。”斐利浦走近她的身旁，温柔地对她说。“里面的音乐很好听呢！”

“我的性子不近音乐。”她冷冷地说。

“难道美妙的音乐你也不喜欢吗？象你这样美妙……”斐利浦自然地流露出他自己要说的话来。

曼丽黛莲珊的眼珠里顿时充满了诱人的光彩，心跳动得异常激烈。但是她终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走开了去。

“最近，我发现国王有许多过失……”斐利浦的手轻轻扶住了她的纤腰。她没有拒绝，然而她的眼光仍然带着不悦的神情。

“你为什么不快乐？”斐利浦问道。

曼丽黛莲珊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本来把你恨透了，可是在目前的事实面前，我不能这样做。”

“如果你要恨他的话，机会正多着呢！”斐利浦忘记了他“国王”的身份，竟无意地说漏了嘴，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于是改口说：“但是为什么呢？”

“也许在这里我是太寂寞了，没有人来探望我，家乡又离得这样远，一个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没有人关心的陌生人。”曼丽黛莲珊说得有点伤心了，但转而又深情地说：“要做一个皇后，我一定要放弃许多心爱的东西，但是我只希望国王有时候会忘记我是一个皇后，把我也当一个普通的女人。”

“男人们怎么会忘记这些呢！”斐利浦温情地抚慰她。

“我对国王只有两次印象，一次在教堂里，还有一次就在这里。”

斐利浦温柔体贴的安慰，把曼丽黛莲珊白天在宫室里所感受到的嫌忌都打消了，她又兴高采烈起来，可是这种快乐是那么短暂，当她与斐利浦分手回到住所的时候，又突然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她所差遣的那个信使在去西班牙的路上被人暗杀了，她写给父亲的那封断交密信，也落入了大臣福

开之手而被转给了路易十四。这件突然发生的事件激怒了曼丽黛莲珊，她没等到天亮就化妆混出了皇宫，带着随从兼程赶回西班牙。

曼丽出走的消息，很快就在民众中间流传开了。这天早上，全巴黎人都骚动起来，那位最为法国命运操心的考尔白大臣，特地为此事赶到斐利浦的房间里，把曼丽黛莲珊回国的经过始末详尽地告诉了他，并且要他以法国的命运为重，希望他能将曼丽黛莲珊请回来。他见斐利浦还有些犹豫，又进一步以斐利浦的父亲对法国建立的功勋，竭力激励这个年青人，并且答应他在事成之后让他当一天国王。因为考尔白心里十分明白，眼前法国的地位非常孤立，如果失去了西班牙强有力的互助，将会发生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这样，斐利浦终于被他说服了。

曼丽黛莲珊乘坐的马车在巴黎郊外疾驰着，坐在车中的那位西班牙公主，仍然满脸怒气地想着路易十四的无理行为。她无心欣赏巴黎郊外图画般的美丽景色，只是催促车夫尽快离开讨厌的法国国境。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向马车逼来，不多工夫，一匹骏马飞也似地越过马车，在前头拦住了去路。

在马车的一扇窗口旁，斐利浦勒住马缰，俯下身去对曼丽黛莲珊说：“亲爱的，请你相信我，如果我和你能变得象田野里跑着的孩子……”他用手指了指正在田野里嬉跑的两个孩子说：“我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

听着斐利浦这般温柔的语言，曼丽黛莲珊没有立即回答他，只是紧闭着眼睛在默想。她觉得事情变化得太大了，这

个法国国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眼前的这个国王决不会做出昨天晚上发生的那种事情，然而已经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千真万确的呀！怎么办呢？她已无法拒绝斐利浦的这份诚意，她轻轻地睁开眼睛，看了看斐利浦。

“法国的田野是这样的柔软和翠绿，我不能不相信你。”

“当你闭住眼睛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想一想，你正站在阳台上，几万的群众都在瞧你，还有主教在说上帝联合西、法两国，还有我正站在你的身旁……”

曼丽黛莲珊已经被感动得流泪了，她再也不能矜持了，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头伸出车外，对着车夫说：“回去。”

斐利浦感激地笑了，这位美丽的西班牙公主的内心，终于又一次被他的灵活口才和温情征服了。

就在这天晚上，斐利浦果真当起“一天国王”来，他与西班牙公主曼丽黛莲珊举行了订婚礼。消息宣布后，整个巴黎象过节一样举行庆祝，一时万家灯火，全城一片欢腾。

沉浸在幸福中的斐利浦，并没有忘记仍然被囚禁在监狱里的四个义父，于是他又仗着还是一个“国王”的无上权力，下令立即释放达特安、博苏、亚苏和阿拉米斯。可是考尔白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知道释放达特安等人会招致路易十四的严厉报复，但在此时此地，他无法阻止斐利浦的这个决定，于是他只要求斐利浦在释放达特安等人以后，也能立即离开巴黎，免遭祸端。

斐利浦和考尔白来到监狱里，以国王的名义亲自把达特安等四个人放了出来。因为斐利浦与曼丽黛莲珊之间还有一

些事要办，所以他不能与达特安等一起逃走，约定第二天在巴度地方会合。

放走了达特安等人以后，斐利浦已经胸无牵挂了，这一夜他睡得特别香甜，他是在臆想了许多称心如意的事情以后才欣然入睡的，以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已是旭日临窗了，但还没等他睁开眼睛，已经有一种严厉的声音在说话了。

“我应该听从福开的话，老早就处你绞刑的……”

斐利浦惊慌地从床上坐起，发现路易十四一脸怒气，恶狠狠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左右是福开和考尔白。

“考尔白，你也有罪。你知道我是很想叫那个西班牙人回去的，然而你却委曲求全地和西班牙去合作，我将被人们当作笑柄了，你知道不知道！”路易十四在数落考尔白的罪状。

福开虽然没有说话，但他不断地向路易十四投去诡秘的眼色。

“现在处死你为时还不晚。”路易十四从牙缝里迸出这句话，然后转过脸去，“考尔白，你也该上绞刑架！”

在路易十四宣布了斐利浦和考尔白的死刑以后，福开立即示意卫队去逮捕他们。考尔白神情自若地挡开卫士，对着路易十四说道：“这是不成的，陛下。”

“不成？”

“要杀我是可能的，但是绝对不能杀死斐利浦，你知道他和你是你母亲一胎养的。”

路易十四的脸色骤然变了，而且变得非常可怕，他发呆

了，久久不能动弹，斐利浦也意外地呆望着考尔白出神。

“如果你们不能相信我的话，那么，我只好这样了……”考尔白跑到门旁把门打开来，那里正站着一个华贵的妇人，她就是太后。她虽然已经年老了，但从她的体态仪表上仍然能够显出她在年轻时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妇人。这时，太后走上前来，把斐利浦抱在怀里，叫起“好孩子”来。并叙述斐利浦被遗弃的经过。路易十四看到这一切，他也不能再否认了。

斐利浦被证实是国王的同胞兄弟，这无异给路易十四的眼中按上了一个钉子，他忧虑的是法国无论如何只能有一个国王，斐利浦的存在对自己的王位终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自从那天太后认斐利浦为儿子以后，他真有点寝食不安了，经常一个人在宫中冥思苦想，用什么计策能够体面地除掉斐利浦，而自己又不会承担杀害同胞手足的恶名。他象一尊泥塑木雕，毫无表情地坐在一张宝椅上，心里翻腾着无数狠毒的计策，这些计策象走马灯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又一个一个地被淘汰。后来，一次假面午会的记忆启发了他，终于使他想到了一条无比凶狠的计策。

过了几天，路易十四把斐利浦找来，宣布他被终身监禁，但与一般的终身监禁不同，还当场给他戴上一个铁铸假面的刑具，然后阴险地对斐利浦说：“我真不知道你的胡须什么时候才能长起来？罩上了这个假面后，你只能永远将自己缢死的！”他得意地围着斐利浦踱了一圈，然后走到斐利浦面前，亲手把假面的锁锁上，然后又晃了晃手里的那枚小钥匙继续说道：“这个假面将永远不能卸下来，当然这里没



有一枚钥匙，我将用金链条挂在我的胸上。……你知道，这样，法国就只有一个国王了。”

斐利浦就这样被关进了看守森严的白斯帝监狱。在监狱里他受尽了屈辱和鞭打，但他不象普通的罪犯，疯狂地在铁栅栏里发狂怒跳，而只是静静地坐着，痛苦地想着……

达特安、博苏、亚苏和阿拉米斯到了巴度以后，就在等待斐利浦的到来，但是却迟迟不见他的踪影，他们料知出了什么意外，于是草草商量一下，决定立即赶回巴黎，找考尔白探听情况。

傍晚时分，达特安等刚刚走到考尔白的家里，就遇上一队卫兵冲进门来逮捕考尔白。这队卫兵是由福开派遣来执行国王的逮捕令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达特安意识到事情的危急。他必须保护考尔白挫败路易十四和福开的阴谋，于是当机立断率领博苏、亚苏和阿拉米斯组织反抗。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很快就把卫队击败了。达特安和考尔白决定立即营救斐利浦。但是困难来了，要卸脱罩在斐利浦面上的铁假面，必须取到挂在路易胸前的那枚钥匙，这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难事，幸亏考尔白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决定立即去找曼丽黛莲珊帮助。

曼丽黛莲珊听了考尔白讲述的有关斐利浦和路易十四的全部情况后，愿意为营救斐利浦效劳，并随即盛装去见路易十四。她到路易十四的私室时，正好他一个人在房里，这给了曼丽黛莲珊非常难得的机会，她向他施展出全部的柔情蜜意和他周旋。

当曼丽黛莲珊与路易十四打得热火的时候，在黑暗的牢

房里斐利浦顶着沉重的铁假面难过得不能睡去。“难道就这样含冤结束自己的一生？”他越想越痛恨那个毫无手足之情的哥哥，耳际老是回响着“你的胡须会把你自己缢死的”这种难听而又可怕的声音。已经半夜了，斐利浦绝望地站立在窗边，出神地凝望着遥远的空中那闪闪发光的星星，心情更加黯然了。突然，他听见那扇监门被打开了，没等他弄清楚是怎么一会事，手执长剑的达特安已经敏捷地跳了进来。

开始，达特安见到了斐利浦脸上的铁面，暗暗为之一惊。当他走近斐利浦的身边时，斐利浦能见到他手里有着两枚钥匙，一枚是笨重的监门钥匙，一枚是很小巧的，在金链条下晃动的钥匙。

“孩子，同伴们都在外面等着，二十年来，我们并没有忘记那条巴黎的地道，我们就是从那条地道进来的。我们把那个管狱的人捉住了，从他那里拿来了钥匙。”

“但是另一枚，路易告诉我是放在他的胸上的。”斐利浦有些失望地说着。

“弄到了，是曼丽黛莲珊用酒和吻把路易迷醉后，从他的胸上摘下来的。”

深夜，斐利浦和达特安等又从地道回到了巴黎，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路易十四的卧室。

斐利浦手捧铁面站在床前，他对达特安说：“把他弄醒！”

达特安用剑端弄醒了路易十四。

“对不起，哥哥，这并不是梦，你记得我吗？就是那个凯斯考的叛徒，戴上了你那个新发明的器具。”